

# 忠诚

古风 著

本书主要描写祖国北方山区一个穷乡僻壤的雪山村，那里特别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，特别是小学女老师古丁香三十余年如一日，忠于党、忠于党的教育事业，扎根山区一辈子。



# 忠诚

古风  
著



◆ 漓江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忠诚 / 古风著. — 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5.7

ISBN 978-7-5407-7599-5

I. ①忠… II. ①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51018 号

## 忠诚

---

作 者 古 风  
责任编辑 庞俭克 申 晶  
封面设计 红十月设计室  
责任监印 周 萍

出 版 人 郑纳新  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 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 
邮 编 541002  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2  
传 真 0773-2583000 010-85890870  
邮购热线 0773-2583322  
电子信箱 ljchs@163.com  
网 址 <http://www.lijiangtimes.com.cn>  
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  
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
开 本 715 × 960 1/16  
印 张 45.5  
字 数 864 千字  
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7599-5  
定 价 78.00 元

---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 雪山露出了红太阳 .....       | 1   |
| 2 开天辟地第一所学校 .....      | 33  |
| 3 老教师迈进新中国的课堂 .....    | 62  |
| 4 古丁香接下爸爸的班 .....      | 99  |
| 5 她有一颗热爱孩子的心 .....     | 132 |
| 6 翻身后农民闹扫盲 .....       | 170 |
| 7 夜莺划破了寂静的峡谷 .....     | 210 |
| 8 小村长牵手女教师 .....       | 237 |
| 9 马兰花爱情的烦恼 .....       | 269 |
| 10 雪山的花朵红艳艳 .....      | 299 |
| 11 满园五彩斑斓的小花 .....     | 328 |
| 12 明日小足球队 .....        | 364 |
| 13 古丁香一家的遭遇 .....      | 395 |
| 14 校园内外飘洒着果实的芬芳 .....  | 436 |
| 15 闺娘笑看妈妈碰撞爱情的火花 ..... | 485 |
| 16 大酒鬼与小寡妇喜结良缘 .....   | 523 |
| 17 绿色校园学雷锋 .....       | 555 |
| 18 雪山浪漫的婚礼 .....       | 583 |
| 19 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.....     | 609 |
| 20 小学停课闹革命 .....       | 638 |
| 21 雪山第二个春天 .....       | 665 |
| 22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.....      | 692 |

## 1 雪山露出了红太阳

在那辉煌壮丽的雪山脚下，镶嵌着一座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山村。那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穷乡僻壤的雪山村。它被高耸入云的雪山环抱，被披满四季常青的苍松翠柏荫翳着。

解放前夜，那日，大地主巫三爷的小老婆油头粉面、扭扭搭搭地站在高墙大院的门口，跷着脚望着老爷：“他怎么还不回来，莫非出了乱子？”

随后，她隐隐约约地听到远方隆隆的响声：“这天上雷公打着响雷，好像要下雨。”

巫三爷深宅大门口附近，一群巫家的伙计看她妖里妖气、阴阳怪气的样子，七嘴八舌地嚷道：“怪呀怪得出奇，怎么天上没有一星点云彩，天上的雷公却打哪份的响雷？”

“那是巫三爷小老婆瞪着眼睛胡咧咧，把解放军追杀国民党的炮声说是打雷，她恐怕是得了疯魔病。”

巫三爷小老婆听着伙计们诅咒她，她噘着嘴翻了脸：“哪个伙计在老爷家门口撒野？你们胆敢骂我三爷奶奶！你们这帮穷鬼不到地里干活，竟跑到老爷家门口闹事，想要翻天不成？”

巫家的伙计沈保田，是个四方大脸、膀大腰粗、堂堂正正的汉子，他一身正气地指着瓦蓝瓦蓝的天空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三爷奶奶别生气！常言道，无云不生雨，无风不起浪。那大晴天谁说在打雷？那是放他娘个狗屁！我看你小妖婆满口胡言，该找大仙跳台大神。不然你疯魔缠身，快下地狱了。”

“好家伙！你吃了豹子胆，胆敢咒骂巫奶奶。你若造反，等老爷回来打断你的狗腿！”

“你们巫家快要大难临头，何必在伙计面前耍威风。你听啊！雪山那边炮声隆隆，解放军快打进昌州县城了，穷人要造你的反，要砍掉你的脑袋！”

“你沈保田啊，咱远日无仇，近日无冤，你为何憎恨我？当年是巫二爷逼死你的老婆，你怎能把仇记在三爷头上。”

“那三爷、二爷都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，到那时跑不了他也跑不了你。”

“沈保田啊，我告诉你：等国民党打进县城，巫三爷头一个砍掉你的脑袋。我

扒你的皮、抽你的筋，喂我家的大狼狗。”

“解放军快来了，雪山快露出了红太阳，你呀别做美梦了。到那时，雪山的天是穷人的天，雪山的地是穷人的地，你家的田是穷人家的田，就是你家的殿堂也变成了穷人的家宅。而巫三爷将被打进十八层地狱，你会像疯子似的鬼哭狼嚎，被雪山脚下的群狼啃个精光。”

她锁紧眉头，一边哭着，一边狠歹歹地骂着：“你、你狗狼养的沈保田，等老爷回来把你放到油锅里炸个三天三夜，看你还能不能造反。”

沈保田仰天一阵哈哈大笑：“雪山快露出了红太阳，我不清算你谁清算你？”

此刻，秃头油亮的巫三爷骑着一匹高头骏马，从昌州县城风驰电掣般地向雪山跑来。他臃肿、邋遢的身子大汗淋漓，滚圆闪亮的脑壳上淌着吧嗒吧嗒的汗水，那浸透汗水的小褂紧紧贴在身上。他气喘吁吁地叫着：“苟二啊，快来扶老爷下马。”

苟二闻听此言，像兔子一样飞快地跑到大门外：“老爷啊，好像是落马摔在水里？”

“下人多嘴，快快扶老爷下马。”

“下人该死，下人该死！”

苟二像只哈巴狗一样，弯着腰在那里等着，他没有力量支撑着肥大身躯的巫三爷。突然，三爷嘎巴一下从马上摔在干干巴巴的苟二的脊梁上，而苟二“妈呀”一声被压塌在地上挣扎。他过了半个时辰才哭爹叫娘地爬起来。“苍天呀苍天，我谢天谢地！谢天谢地！”

巫三爷仰望着苍天，落下几滴鳄鱼眼泪：“苍天，苍天啊！巫家苦难骤降，我该如何是好？祈苍天保佑，以渡难关，福至临门。”

沈保田看到巫三爷如此这般，他是神情自若、怡然自乐。他有意气气三爷：“三爷啊，这次进城怎么闹得这么狼狈？”

“你在幸灾乐祸？其实没有什么，只是县城的二爷落难，倾家荡产。而雪山还是我巫家的天下，我的一根毫毛还是比你的大腿粗。”

沈保田一阵大笑：“眼下，你是‘秋后的蚂蚱——蹦跶不了几天了’。”

苟二扶着巫三爷，蹒跚地向深宅大院走去。

巫三爷坐在藤椅上，急忙脱掉湿淋淋的小褂，在那儿沉思着什么。

急得团团转的三爷小老婆说：“天要变了，巫家要倒霉啊。”

“怎么变天？”

“好像解放军要杀进昌州县城，血洗巫家。”

“解放军难以撼动东北江山，雪山还是巫家的天下。”

“但愿真能如此，守住祖宗家业。”

“但愿天塌不下来，老爷安康。”

“我要向祖宗敬香，小宝贝扶我一把。”

巫三爷家供奉祖宗的大堂，烛光暗淡，香烟缭绕。巫三爷眯着眼睛，跪拜祖宗：“我的十八辈祖宗啊，贼寇发难，二爷遭杀，倾家荡产。我临大敌，前景堪忧，祈苍天保佑，巫家平安。”

巫三爷拜祖宗后，躺在炕上喘着粗气，他的小老婆一直莫名其妙：“巫家二爷究竟发生了什么大难？”

“天降大祸，天降灾难！那天深夜，二爷家百货商店遭匪徒洗劫一空。而后放了一把火，变成一片废墟。而二爷被割下头，挂在门口那棵老榆树上。”

“盗匪劫了钱财，倒是十分自然，但为什么割了二爷的人头？”

“他不像我矣，他疯狂一生，劫杀抢掠，非打即骂，民怨深重。他有两条人命，多少人在等着他的人头落地，看他的热闹。”

“老爷啊，难道你就是那么干干净净，不怕人砍掉你的脑袋？”

“我已经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我怎能不栗栗危惧？我与二爷是一条绳上拴着的两只蚂蚱，跑不了他也跑不了我呀。”

“老爷啊，咱家业大，应早做打算，且不能坐以待毙。”

“宝贝呀说得极是。我的心乱成一团麻，茫然不知所措，眼下只能窥视方向，以求一逞。”

“只好如此，摸着石头过河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”

“正是，正是。我的宝贝呀，现在的时局，我正是雾里看花，朦朦胧胧，说不透彻，一切只能靠着老天爷。”

“老爷啊，你的脸好像神头鬼脸，你的肉身颤动，怎么紧张得如此这般？”

她紧紧贴着老爷在莺声燕语：“你说过天塌不下来，你可要挺得住。如果有那一天，扔下我怎么办？”

“宝贝啊，如果有那一天，我命归西天，你陪我驾鹤西去，同登极乐世界。不！我会下地狱。而宝贝啊家境清贫，年纪轻轻，貌美如花，百姓会留你一条狗命，你可远嫁高飞啊。”

她吧嗒吧嗒落下眼泪：“老爷啊真的要走，难道这就是你的遗嘱吗？”

“雪山啊，‘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’。我巫三爷搜刮民财，民不聊生，百姓岂能饶了我？我已身心憔悴，口吐血丝，让我静静地闭上眼睛。我再说一句，如果我下了地狱，你不必哭泣，因为我霸占了你，我们是强盗夫妻，没有感情。”

那天，巫崽子慌慌张张跑回家：“爸爸啊，我在县城转了一圈。现在，形势紧急，恐怕国民党撑不了几天。”

巫三爷吹着牛皮：“此言差矣！解放军扛着三八大盖枪，腰上挎着几个捣蒜锤

子，他能打过用飞机大炮武装的国民党军？”

“我听一位道士说，国民党是打粳米骂白面，抽大烟耍大钱，欺男霸女，流氓成性，他们怎能打胜仗？而解放军就像《西游记》里说的天兵天将，个个都是神枪手，他们飞檐走壁，刀枪不入，就像天空里的老鹰抓老鼠那样，一扑就是一大堆啊。”

“你胡说八道什么，仿佛你被共产党赤化了！也罢，也罢！凡事不能‘平时不烧香，急来抱佛脚’。共产党来了，咱们的田地搬不走，可那金银财宝不能丢。你抓紧把财宝打好包，到时咱人走家搬。”

“儿遵父命，迅即照办。”

“还有明日开仓放粮，救济百姓，以求笼络民心，别叫百姓把我送上断头台。”

那天，苟二打着咣咣响的铜锣，从村东打到村西，又从村南打到村北，震得雪山颤抖。“乡亲们，今年粮食遭灾，百姓饿着肚皮，老爷于心不忍。今天，巫家打开粮仓，向百姓放粮，快来取粮吧！”

村上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云集在巫家粮仓旁。沈保田理直气壮地指着巫三爷说：“三爷放粮救济百姓，我沈某并不感谢你。”

巫三爷假惺惺地点头哈腰，油腔滑调地白话：“我三爷心地善良，开仓放粮，不买人心！”

“沈保田啊，你太挖苦我心了。”

“我是有天地良心的人。雪山峡谷的土地，是你跑马占荒抢来的；你满仓的粮食是百姓撅屎挖腚地种出来的。这粮食本来就是咱们穷人的粮食，我们凭什么要感谢你？”

沈保田问道：“仓库里有多少粮食？”

巫三爷回答：“内有小麦六百袋，没有其他五谷杂粮。”

沈保田说：“我们将如数全收，不许你赖账！”

巫三爷被沈保田一顿奚落、挖苦和批驳，气得他油光锃亮的脑壳上几根白毛竖了起来。他眨巴眨巴两个绿豆眼睛溜之乎也……

粮仓大门前，人山人海，人声鼎沸。沈保田怕群众抢粮闹事，吼一嗓子：“我是‘狗咬耗子——多管闲事’。这粮不能随便往家扛，扛要有个扛法，扛要扛得公平合理。那粮仓六百袋小麦，平均每人两袋，就按这个数往家扛粮，不知大家同不同意？”

群众异口同声：“有粥大家喝，不能撑死一方，饿死一方。”

粮仓前像唱大戏那样热闹，膀大腰圆的男人拼命扛着沉甸甸的麻袋，一趟一趟地往家搬着；女人们欢天喜地地推着独轮小车穿梭在街头小路上。

巫三爷家的苟二推着粮食说：“柳叶眉啊！你孤苦伶仃地站在墙根干啥？”



刚刚从妓院里跑出来的柳叶眉，她大门不出，邻里不见，天天猫在家里。这天，她穿着一件花布衫，头披花头巾，羞羞答答地掩着脸，默默地徘徊在墙脚那里：“苟二哥啊，我小妓女也有粮份吗？”

苟二说：“你也是人，你也有粮份。你是受害者，是你那个死爹把你推到火坑的呀。”他瞧着柳叶眉那白嫩光滑的脸蛋，两道弯弯的像柳叶的眉毛，还有那两只流动如水的大眼睛，不由得心头一跳：“你个小女人，哭哭不成，背背不动，还是我苟二可怜可怜你，把粮推回家吧。”

一脸赧颜的柳叶眉说：“我小妓女活活不得，死死不起。我这身子是手不能提篮，肩不能担担，简直是个废物。苟二哥给我送粮，我谢了。”

“你孤家寡人，我苟二不能看你的笑话。咱来日方长，有求必应。”

巧舌如簧、爱说闲话的樱桃小嘴东瞧西看，一眼看到柳叶眉与苟二在那儿黏黏糊糊、嘀嘀咕咕，不觉心头发痒。她扭扭搭搭凑到柳叶眉眼前：“哎哟哟！柳叶眉小妓女美得像天上的仙女，像俺家后园的玫瑰花，怪不得跑到妓院里卖春。那成群结队的达官阔佬、土鳖财主把你玩个够，你还不罢休？你又勾搭上苟二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，狼改不了吃肉，天生就是下流的女人。”

苟二挽起袖子，竖起眉头骂道：“你这个泼妇，骂街的小寡妇，滚他妈个蛋，我一脚踹你南天门去。你个疯疯癫癫的骚女人，张口闭口往人家脸上泼污水，你也不知害臊？如果你再谩骂柳叶眉，我苟二一拳打你半死！”

柳叶眉摘下花头巾甩她一把：“我是残花败柳，是社会上的祸害。但我小妓女怎么惹了你？你小寡妇不是也上了男人大炕吗？我柳叶眉当妓女那是旧社会把我推进火坑，而你小寡妇硬是往男人被窝里钻。你呀是‘乌鸦落在猪身上——只看见人家黑而没看见自己黑’。其实，咱是五十步笑百步，都是一路的乌龟王八蛋！”

恬不知耻的樱桃小嘴又张口骂着苟二：“苟二啊，老掉牙的巫三爷伺候不了小老婆，你与她勾搭鬼混，村里村外谁不知道。你捧着巫三爷醋坛子不放，等雪山解放了可要抓你游大街啊。”

“你樱桃小嘴放屁！我和地主小老婆那个风流事算不了什么罪孽，即使共产党来了专我的政，我也乐意。”

此刻，沈保田抬头看见那边吵吵嚷嚷，他大步流星地走过去：“你们不往家搬粮食，在这儿聚堆吵闹什么？哎呀，我说柳叶眉呀怎么不搬粮食？”

柳叶眉告了樱桃小嘴的状：“她口口声声骂我小妓女，闹得我不敢搬粮。”

沈保田怒气冲冲：“她妓女怎么了？她有权利吃饭。她是被旧社会压迫的女人，翻身的女人，你没有权利污辱她。如果你再唠唠叨叨、信口骂人，我这两个拳头可要打人！柳叶眉啊，你快快往家搬粮去吧。”

柳叶眉看到沈保田老成持重、一身正气，感动得泪水垂襟：“我搬不动粮袋

子，等苟二哥帮我送粮。”

樱桃小嘴说：“人家小妓女回到村不到两天半就招来了苟二，我好可怜啊，年轻轻的小寡妇谁来帮我的忙？”

“你上了人家的大炕，那个野汉子准能卖劲地给你搬粮。”柳叶眉硌疼她一把。

她俩正打得火热，巫三爷家的车老板赶着胶轮大马车停下来：“你们两个在这儿钱钱个啥？真是两个女人一台戏，斗来斗去是两败俱伤。这粮啊一会儿就没了，你小寡妇守着空房喝西北风啊？”

“车老板哥啊，我娇生惯养的小女人搬也搬不动呀。哥啊疼我，给我搬回家吧。”

车老板满面红光，一声贱笑：“小寡妇啊，别人没想着你，我可想着你。这点粮啊不够老乌鸦吃一口，我何必用大车拉着？我一个胳膊窝夹一袋，背上再背着你，我是一趟连跑带颠地送到家，叫你小寡妇浪漫一把。”

“你车老板嘴上没毛，说话不牢，你甜甜蜜蜜地哄着小寡妇。”樱桃小嘴对他眉来眼去，用话激他一句。

“我说到做到，不放空炮。我能为小寡妇干点什么，我心里头那是热热火火、甜甜蜜蜜、舒舒服服的。我是求之不得啊，我的小嘴。”

“我的老板哥啊，等我把麦子磨成面，我请你吃拉线的白面猪肉包子，再炖上一盆兔肉炖粉条，叫你吃得找不到东西南北呀。”

“你若空嘴套白狼，我可要翻脸咬掉你那粉红粉红的小脸蛋当下酒菜吃了，你看如何？”

正在此刻，那个瘦骨嶙峋、鹰鼻鹞眼的伪村长一瘸一拐地过来看热闹：“哎哟哟！雪山的柳叶眉、樱桃小嘴两朵花在这儿绽放，那是熠熠生辉、流光溢彩。柳叶眉的眼如水、貌如花，走起路来步履轻盈、杨柳摆腰，就像仙女在雾中朦胧飘逸，谁见了都要回头看一眼。好美啊！雪山的美人，醉我心头。可惜呀，伪村长老矣！”

沈保田看伪村长一口脏话，怒视一眼：“伪村长来这有啥事？”

“我伪村长锅里有米，缸里有茶，不忧家事。”

“你到这一游，究竟干什么？”

“我是无意到此地，不巧碰上雪山美人，斜着狗眼多瞅她一眼。”

“你呀贼眉鼠眼，好不正经！”

“你管得着吗？”

“我警告你，老不死的色鬼！现在世道变了，你还在调谑女人。”

“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在未来共产党的大村长面前撒野了。我郑重告诉你：鹿死谁手，还很难说。你少管闲事，让爷过去。”

“你走吧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可你的路在何方？”

伪村长郁郁寡欢，一脸按捺不住的愁容，只好灰溜溜地向那边走去……

此时此刻的巫三爷，坐在藤椅上怡然自乐，仰天大笑：“当前虽然形势危急，但我开仓放粮一招转危为安，雪山百姓不会要我的一条狗命。”

他的小老婆满面绯红，怡情悦性，她步履轻盈地走到老爷跟前：“老爷啊，老奸巨猾，头脑过人。雪山百姓锅里有米，桌上摆着白面饽饽，大人孩子都忘了你奸诈恶毒啊。”

她要着娇偎在老爷怀里：“老爷呀，看你胖得像头肥猪。你溜圆溜圆的脑瓜顶上几根老白毛啊，那群小鸡崽呀骂你‘几根’、‘几根’；那屋里的大花猫呀也在骂着你‘没毛’、‘没毛’。你好可怜呀，招来众怒。”

“你在说我呢？我那光光的脑瓜像电灯泡在那儿发亮，像牛卵子那样没毛没毛。到了晚上，我呼呼地睡得像条死狗，对你碰都不碰一下。我的宝贝呀，你受得了吗？你成了老爷的牺牲品，老爷的小寡妇呀。”

“我看你和苟二挤眉弄眼，眉目传情，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！”

“老爷啊，我当初可是个纯洁的黄花大闺女。我来到巫府，咱们是风花雪月、和和美美。你说我和苟二打情骂俏，我好冤枉啊。我不是水性杨花的女人，老爷你不必多心。”

“我的宝贝呀，我不是老醋缸子了吗？”

她亲了老爷一口：“老醋缸子好。”

“我的宝贝呀，咱不说这个埋汰老爷的话。我呀收买了百姓的心，但还有一个人让我一直惴惴不安。”

“他是哪方人？”

“他是天不怕、地不怕的中正无邪的沈保田。我只要买了他的心，我的脑袋就保住了。”

“老爷言之有理。”

当夜，巫三爷捧着一小罐银圆来到沈家：“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日特来沈家谢罪。”

沈保田板着面孔，正言厉色地开口：“巫二爷逼死我的老婆，巫三爷来求情是吧？”

“我巫三爷佩服你是个中正无邪的汉子，咱就开门见山，打开天窗说亮话。巫二爷已命归西天，你想要报仇也报不了了。你用这银子娶妻生子，其乐融融，你看私了如何？”

“你是怕了吧？你怕共产党来了追杀到头上。我看，那时如果我不追究，也会有人追究，你想私了，也私了不了。”

“保田老弟呀，三爷给你跪了，杀人不过头点地。你把银子收了吧！”

沈保田义正词严：“我不是一条发疯的狗，随便乱咬一通。冤有头，债有主。既然你没杀我的老婆，我也不能赖你杀人。共产党来了，谁杀了谁偿命。你这银子，我全留下，将来给百姓谋幸福。”

“好，好！你留着为百姓造福，为民谋利益吧。”

外面，天空一片阴霾，峡谷烟雾茫茫。巫三爷也许带着几分安慰、几分忧愁，在一阵驴叫狗吠声中悄悄离开了沈家小院。

后来，小街上三三两两的群众正在悠闲地聊着时局。忽然间，东岭那边炮声隆隆，震天震地：“这是国民党的炮声，还是共产党的军队杀向县城？”

沈保田神色自若：“解放军来了，咱们夹道欢迎，杀猪宰羊，犒劳解放军！”

车老板说：“事情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，咱们跑到苞米地躲躲，防备不测。”

巫三爷听到炮声，如坐针毡，失魂落魄。他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在屋里转来转去，“解放军打来了，要割掉我的脑袋。”

他的小老婆拽住大爷的大腿哭爹叫娘：“大爷啊，别怕。沈保田收了巫家的银子，我看他不会砍你的头。”

“小宝贝啊，外边兵荒马乱的，你在屋里待着，我去外面听听风声。”

“大爷啊，别叫外面飞来的炮弹炸烂你的脑瓜壳。”

“我的脑瓜壳是铁打的，不怕刀砍，不怕炮弹炸。”

步履蹒跚的巫三爷，在大门口邂逅伪村长：“大村长啊，你也吓得面色如土、垂头丧气。你来这儿干啥？”

“三爷啊，你还有脸说我，你不也是风声鹤唳、遍体筛糠啊。咱们彼此彼此。”

“解放军打来，咱们做何打算？”

此时，沈保田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。他抖擞精神，讥讽着穷途末路的巫三爷：“解放军大炮响了！巫三爷该做啥打算？”

“保田啊，我听到美国供给国民党的洋枪洋炮在怒吼，你该做何打算？”

沈保田神情镇定，波澜不惊：“如果国民党打来了，你巫三爷第一个把我送上断头台；如果是解放军打进昌州县城，你该咋办？”

顿时，巫三爷浑身颤抖，啼笑皆非：“我巫三爷有金山银山，我活着吃不了，死了带不走。如果解放军打进来了，我会打开牛棚马圈，杀猪宰牛，大摆酒宴，犒劳解放军一把。”

“巫三爷不是在开玩笑吧？”

“我巫三爷虽然是个花岗岩的脑袋，但我要识时务立功赎罪。”

突然，东岭这边枪声大作，炮声震耳欲聋，整个雪山峡谷好像都在颤动。

沈保田举起胳膊，大声吼道：“乡亲们，为防备国民党烧杀侵扰，快钻进玉米

地里躲啊！快躲啊！”

那一群群、一伙伙，心头像怀揣着兔子似的怦怦直跳，像傻帽儿般地拼命向玉米地跑去……

他们在玉米地里噤若寒蝉，谁也不敢吭声：“老天爷保佑，老天爷保佑！”

突然间，王家的吃奶婴儿“哇哇”几声哭叫，打破了玉米地的沉寂。孩子妈妈捂住婴儿的嘴，吓唬着不懂事的婴儿：“你再哭叫，国民党老妖精来了，他会掐死你呀。”

她丈夫看着婴儿脸上憋得发青，不由得慌神：“哎呀呀，怎么了？婴儿脸上青一块、紫一块，你快把手拿下来。”

沈保田蹲在地上吧嗒吧嗒地抽烟：“大家悄悄藏着，千万别走漏风声。”

巫三爷和伪村长怕解放军打进来了，慌慌张张地钻进玉米地里。他俩依偎在一棵老榆树下窃窃私语：“三爷呀，目前形势万分火急，听说解放军放弃长春，逼进锦州，堵住山海关咽喉。国民党军成了瓮中之鳖，你与我到了日薄崦嵫、泰山压顶的时刻，你看有什么锦囊妙计、临危脱身的办法没有？”

“我看东北大城市仍被国民党民控制，军情云谲波诡，政治风云变幻莫测，或许上帝保佑我们有救。”

“三爷啊，那是天方夜谭，丢掉幻想吧！我们已经是泥船过河，死到临头，不知眼前如何是好。”

“《孙子兵法》说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”

“共产党布下天罗地网，那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你我是上天无路、入地无门，往哪儿跑？听说解放大军正在向县城逼近，那是大军压城城欲摧，我们就像秋后的蚂蚱还能蹦跶几天？”

“老村长啊，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！但愿苍天保佑。”

“三爷啊，咱们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咱们作恶多端，神佛不佑啊。”

“难道咱们就坐以待毙，等着死吗？”

老奸巨猾、杀人不见血的伪村长一声冷笑：“我杀了两个无辜百姓，共产党能饶了我？我是自掘坟墓，死路一条。咱走吧，跑吧！”

伪村长的话音刚落，突然东岭峡谷口大股国民党溃军鬼哭狼嚎般地涉过雪山河，沿着玉米地边缘公路向县城方向狼狈逃窜。那个军官自言自语道：“妈个巴子！一群酒囊饭袋、残兵败将，糊里糊涂地叫解放军包了饺子。”

巫三爷吓得趴在地上筛糠，斜着眼睛向公路那边窥视。他绝望地号叫：“他妈的国军，真他妈丢人现眼！由美国武装的飞机大炮叫解放军打个稀里哗啦、丢盔弃甲。一群乌龟王八蛋，叫我三爷悲恸欲绝，大失所望。”

伪村长眼巴巴地看狼狈溃退的国军，不觉心头那点对国民党的一丝幻想已荡

然无存。他满脸苍白，浑身抖动，口角抽搐，在那儿绝望地一声叹息：“我的苍天啊！大势已去，还是走了吧……”

巫三爷亲眼看见国民党军残兵败将如此这般的惨景，他情不自禁地紧闭双眼，跪在地上向苍天祷告：“老天爷啊老天爷，我巫三爷没杀人，保佑我一条狗命吧……”

地里的群众看着巫三爷跪地连连磕着响头，脑门上被撞得血迹斑斑，不觉一阵大笑：“三爷啊，吓得尿裤子了吧？你会像兔子那样逃跑吗？”

巫三爷连忙给群众磕头：“外面的世界天罗地网，插翅难飞。只要大家不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，留我一条狗命，我回去杀猪宰羊大摆酒宴，以谢雪山百姓。”

沈保田微微一笑：“你起来吧，眼下群众不会杀你。”

巫三爷垂着头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我被吓得两腿发软，后背冒着凉汗，我尿了一裤筒，真丢尽人哪！”

沈保田哈哈大笑：“三爷啊不丢脸，不丢脸！”

他转身对苟二说：“你也吓呆了？还不弄辆车把三爷拉回去。”

他看看东岭那边已风平浪静：“乡亲们，国民党败军已经逃得无影无踪，咱们有惊无险，快快打道回府吧。”

几天后，昌州县兵临城下，国民党军打着白旗投降。

昌州解放了！全城百姓倾巢出动，欢呼雀跃。那是满城红旗飘扬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群众拿着小红旗游行：“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！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
雪山百姓笑逐颜开、欢欣鼓舞，纷纷走上街头敲锣打鼓，不约而同地欢呼：“打倒巫三爷！打倒巫三爷！雪山解放了！雪山露出了红太阳！”

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吼声，撼动着雪山十里峡谷，震动着垂死的封建地主王朝。

此刻，上百名激情满怀的群众拥到伪村长家门前一顿狂呼：“打倒伪村长！打倒伪村长！小日本狗腿子没有好下场！”

沈保田怒气冲天：“狗娘养的伪村长，你给我滚出来，滚出来！”

伪村长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转来转去：“我恶贯满盈，千夫所指，苍天保佑，土地佬保佑……”

外面愤怒的群众又是一阵疯狂的吼叫：“伪村长爬出来，爬出来！”

伪村长无奈，哆哆嗦嗦、踉踉跄跄地垂头闭目，祈祷苍天保佑。

义愤填膺的群众一顿石头砸去，顿时把伪村长小院砸个稀里哗啦，一片狼藉。

随后，浩浩荡荡的群众向巫家大院开进：“打倒巫三爷，作威作福的巫三爷滚出来！”

巫三爷领着小老婆走出大门，双双跪下：“我巫三爷罪恶滔天，天地不容，请留我一条狗命吧。”

徐三愣领头吼道：“雪山这山是人民的山，这地是人民的地，你占山抢地罪大恶极，必须接受人民的审判！”

沈保田正言厉色地叫着：“从现在起，不许你离开家门一步！你听见没有？”

巫三爷跪地磕头：“我听见听见，不离开家门一步。”

雪山这场革命风暴刚刚刮起，伪村长已看到死亡的来临。当日，他扛着铁锹溜到东岭山脚石崖下，一锹一锹掘着土。一个晚上，他给自己掘出了一个大坑：“我欺压百姓，欺男霸女，恶贯满盈，苍天不容。我自掘坟墓，自作自受。”

他随即在大坑边的石崖上，用铁凿凿成自己的“朱小天”的狗名。他走走看看，想来想去，觉得不妥：“我的狗名臭名远扬，愤怒的群众会挖掘我的坟墓，暴尸天下。我糊涂了！糊涂了！”

他随后，拿着铁锤一顿狂击狗名，又在模糊的狗名上抹上一层乌黑的油漆，才算罢休。

夜深，峡谷烟雾茫茫。那边，几声野狼嗥叫，吓得他屁滚尿流地滚回了家里。

那夜，他从后院地窖里取一罐白花花的银圆，径直去了祝家。他跪下：“我该死，我该死！我来负荆请罪。”

祝家提起儿子的事，痛哭流涕：“你伪村长抓住我儿子当劳工，他活活死在日本鬼子刺刀下。我的儿呀！你老爸已无儿无女，无依无靠，你在阴曹地府里抓住伪村长这个王八蛋，给爸出口气呀！”

“我作孽啊，该天打五雷轰！你无依无靠，我偿你三十个银圆，算我赎罪吧。”

他跪地磕头不起：“我有罪，我有罪！”

祝老汉瞧着银圆，眼泪汪汪：“这银子沾着儿子的鲜血啊……”

伪村长又连夜闯进梁家门，又跪下忏悔：“我伪村长罪恶残暴，丧尽天良，强奸妇女，罪不可赦呀。”

梁老汉咬牙切齿，破口大骂：“你狗仗人势，猪狗不如。你霸占我老婆，该遭千刀万剐。”

“梁老汉啊息怒，息怒！我给你三十个银圆，养你后半生吧。”

“三十个银圆算个屁！一百个银圆也洗不清你罪恶。我不愿看见魔鬼，你给我滚出去，滚出去！”

翌日，伪村长请邻居大伯来家做客：“我的大伯啊，愚弟已是破釜沉舟，瓮中之鳖，命在旦夕。我有事相求，不知大伯在我危难之时肯不肯帮忙？”

“常言道：远亲不如近邻。咱们虽然不是亲戚朋友，但还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，有什么尽管说。”

“我的阳寿已到，我不自杀别人也会杀我。若我服毒自杀，悄悄下了地狱，倒也不痛苦。”

“你不能自杀！我看共产党来了，也不一定砍掉你的头。”

“我知道自己罪大恶极，罪不可赦。我主意已定，你不必劝我！”

“你究竟托我干啥？”

“我在木匠铺打了一口棺材，村上谁也不知道。我死后，你把我的尸首装进棺材里，拉到东岭老鹰嘴崖下的坑里埋上，你看行不？”

“这兵荒马乱的年头，我会遭贪财害命的嫌疑啊。”

“大伯为人忠厚，中正无私，谁能疑你害我？我写了畏罪自杀遗书，别人看了不会犯疑。”

“也好，也好。”

“我死后，我屋里屋外的全部家当，归你所有。”他打开箱子，拿出100个银圆递给大伯，“我都给你，望为我办好丧事。”

“我的手有点颤抖，不敢拿你的银圆。”

“你没偷没抢，没杀人放火，你怕的什么？明天午时，你到我家收尸。”

“我办，我办。”

那日，伪村长默默地看着墙上妻子的照片，歇斯底里一阵狂笑：“我妻啊！你在极乐世界还是阴曹地府？我马上跟你去了，咱俩今日午时阴间相会。”

他坐在椅子上，闭着眼睛沉思片刻后往嘴里塞进一粒粒药丸：“我妻，我走了，走了……”

那个大伯准时到了伪村长家，看他真的命归黄泉。他慌里慌张跑到外面喊来苟二：“伪村长已经自杀，你看看桌子那张纸条上写的什么。”

惊恐万状的苟二，支支吾吾半天：“我回府上，叫三爷看个究竟。”

苟二拿着那张遗嘱递给三爷：“大事不好，伪村长畏罪自杀。请三爷再看看遗嘱？”

巫三爷吓得“哎呀”一声：“我的妈呀！伪村长自杀了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他此刻浑身颤抖、毛骨悚然，边看遗嘱边念道：“我畏罪自杀，不怨天不怨地，只怨自己作孽。我死后，由邻居大伯收尸，一切财产归大伯所有。”

他稳稳神，吩咐苟二：“我是‘泥菩萨过江——自身难保’，管不了这闲事。现在雪山群龙无首，你告诉沈保田是了。”

沈保田听闻此事，波澜不惊：“他死就像死只小鸡，死就死了。你找几个人，拉到东岭埋了。”

此时的巫三爷，在家里垂死挣扎着：“我罪恶滔天，路在何方？他走了，我怎么办？”



他的小老婆劝着他：“车到山前必有路。我陪老爷上炕抽口大烟，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，什么烦恼都会烟消云散。”

她正哄着老爷，苟二拎着一只黑乎乎的大老鳖回来：“怎么家里死气沉沉的，沉寂得像空气凝固了？”

巫三爷的小老婆说：“老爷听伪村长自杀了，他吓得疯疯癫癫，不知如何是好。”

“怕的什么，脑袋掉了碗大个疤，二十年后又来世走一回，又是一条好汉！”

“这几天没有点鲜货，嘴里馋得慌。这活王八，养着好玩，惹人稀罕；宰了吃口王八肉，喝口王八汤，再喝口小酒，简直乐而忘蜀，忘了爹娘。”巫三爷如是说。

“咱厨房师傅有独到的绝活，烹调王八汤格外鲜美。她在厨房里熬着王八汤，隔两道街都能嗅到王八汤的美味。”

“一会儿我叫师傅把王八炖了，叫巫家好好吃顿‘王八宴’，叫愁眉苦脸的老爷乐和乐和。”苟二说。

晚上，殿堂灯火辉煌，蓬荜生辉。巫家人聚在餐桌边，师傅端上盆王八肉说：“这是清炖王八肉，望老爷喜欢。”

老爷看着两眼愣直，那圆圆的王八壳上昂挺着王八脑袋，两个绿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老爷。它好像在说：老爷喜欢王八，但你别当“活王八”。你吃我的肉，喝我的汤，抽我的筋，你这“王八”当定了，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、板上钉钉的“活王八”。

随后，师傅又端上一盆王八汤：“这王八汤原汁原味，清淡可口，延年益寿，百岁不老。老爷啊多喝点王八汤，补补身子，长命百岁；巫家大喜，兴旺发达。”

巫三爷一边捧着老酒罐子倒酒，一边吧嗒吧嗒地品味着那王八汤：“巫家一桌少见的‘王八宴’，老爷欢喜欢喜！老爷就是当‘活王八’也格外欢喜。”

三爷的小老婆说：“是呀是呀！这不是‘龟宴’、‘鳖宴’，这是正宗的巫家‘王八宴’。老爷爱吃‘王八宴’，我也爱吃‘王八宴’。这王八肉啊香而不腻，这王八汤啊清香美味，回味无穷。老爷啊你多吃点王八肉，多喝点王八汤，你那电灯泡脑瓜会更亮，那脑瓜上的几根老白毛会更白，你这个‘老王八’就当成了。”她在不厌其烦、翻来覆去地奚落、调谑着那个‘老醋罐子’，仿佛她十分得意，十分开心。

巫三爷美滋滋地一笑：“我的小宝贝的嘴像刀一样厉害，又像蜜一样甜，一口一个‘活王八’拿我开心。我倒不在乎，反而舒舒服服，乐在其中。我这‘王八老爷’当定了，只要不公开戏弄我就行。”

巫三爷一边吃王八肉，一边说着巫家怎么办：“老爷现在是夜不能寐、食不兴